

省城大医院产房扎堆生“兔娃”

据合肥市妇幼保健院介绍,从大年三十到昨天,该院出生了332个孩子

”

一个护士,一天接待十几个产妇;短短十天,一家医院就出生了300多个孩子。兔年伊始,合肥各大医院出现“婴儿潮”。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发现,各大医院产科病床爆满,产科病床紧张情况达到高峰。其中,合肥妇幼保健院,产妇人数达到建院以来最高记录。

华玲 记者 王松青/文
王恒/图



»人满为患 只好睡走廊

记者在合肥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看到,所有病房内都住满了产妇,婴儿哭泣的声音此起彼伏,非常“热闹”。一个病房内,一位产妇刚刚出院,立刻就有产妇住了进去。在狭小的走廊里,也几乎安置满了临时床位。张先生告诉记者,妻子是初九晚上出现临产状况,来医院后,发现根本没床位,“没有办法,只好在走廊加床。”

该医院护士长陆天慧告诉记者,医院产科总共四个病区160多张床位,实在住不下,只好将妇科的病区腾出来一个,安置了40多个产妇。产科门诊人满为患,给妈妈和孩子们带来诸多不便,由于人数太多,医院只好采取限制探望的时间和人数来缓解。

»多种原因 造成扎堆生娃

据介绍,各大医院产科“大爆棚”,适逢生育小高峰是最主要原因。医生告诉记者,目前,80后纷纷进入生育年龄,处于一个高峰期。还有部分80后,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,也有不少人生育二胎。其次,选择来合肥生产的外地孕妇连年增加,主要是因为很多产妇觉得大医院医疗条件较好,比较放心,这是主要原因。

»医院产科破“历史记录”

昨天,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数据:从大年三十到昨天为止,该医院就出生了332个孩子。该医院护士长陆天慧告诉记者:“一直在医院上班,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扎堆生孩子

的,一个护士一天就接待了17个产妇。大部分护士,一天工作量都要达到十几个小时。”

据该医院负责人介绍,建院几十年来,从没有这么多人同时来生孩子。最高

峰的时候,在该医院,一天有50多个孩子出世。

而记者从省立医院、安医一附院、合肥一院等医院了解到,春节以来,产科也是满满的,基本没有空床。

家中失火被“遗忘” 8岁男孩烧成重伤

腊月二十四,是中国传统的“扫尘日”。在这一天,人们打扫房子中积压一年的污垢、灰尘,开开心心地迎接新年的到来。然而去年这一天对阜阳市临泉县鲖城镇李王楼行政村8岁的阳阳(化名)来说,却是一个灾难的开始。腊月二十四凌晨2时许,阳阳和奶奶住的屋子突然着火,奶奶忙着出去找人救火,而忘记了尚在熟睡中的阳阳,导致阳阳全身20%二度、三度烧伤,头、脚、颈部烧伤严重。阳阳父母双双残疾,这对于原本就已一贫如洗的家来说,无异于雪上加霜……

记者 李皖婷

伤心: 父母双双残疾,家庭雪上加霜

阳阳的家庭很特殊,爸爸李海堂今年53岁,聋哑人;妈妈陈永娇今年31岁,生下来就有残疾。“我是个残疾人,天生手脚变形,生活不能自理;他爸爸也是个聋哑人,不方便照顾阳阳,所以阳阳一直跟他奶奶一起住。”阳阳的妈妈陈永娇说。

失火的那天凌晨,还在睡梦中的她被

拍门声惊醒,等她打开门,站在面前的儿子被烧得面目全非,双手都是血,“当时脑子一下就懵了。”

昨天,在安医一附院烧伤科病房里,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正在熟睡的阳阳,秀气的脸上混合着黑红色血痂和烧伤药。坐在一旁的陈永娇说,阳阳两个胳膊已经

进行了植皮手术,而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将要面临截指。

陈永娇说,从去年腊月二十五住院,他们已经花了四万多块,“把亲戚朋友都借遍了。”平时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阳阳的聋哑人爸爸帮别人干零活来维持,“我想去卖肾,可是听别人说这是违法的,我不敢。”

伤感:

“妈,等我伤好了就去上学”

8岁的阳阳上小学一年级,如果没有那天凌晨的大火,过几天他就可以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了。11岁的姐姐也上小学四年级了,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再推迟报名的日期。“女儿的压岁钱都拿来给弟弟治病了,说要是没钱的话她就不上学了。但是我们想想,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啊。”

陈永娇说,这两天阳阳一直跟她说,想早点治好病回去上学,“孩子跟我说,‘妈,你先帮我报名,等伤好了我就去上学’,我听了心里头真不是个滋味。”陈永娇说,他们全家人的年是在医院里过的。至于明天怎么样,她根本不敢去想。

伤神: “孩子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”

正说着,陈永娇的手机响了,是阳阳在老家的姐姐打来的;而阳阳也被手机铃声吵醒,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。“来,跟你姐说话。”陈永娇把手机递到阳阳的耳边。而阳阳却拼命地想远离手机,喉咙里发出抽泣的声音,显然并不想跟姐姐说话。“他以前是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,很爱说话;可自从住院以后,他就很少说话

了,有时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。”陈永娇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“阳阳非常懂事,家务活干起来一点也不含糊。他放学就会帮11岁的姐姐一起做饭、洗衣服、扫地、洗碗……”陈永娇含着眼泪告诉记者,“我也心疼孩子,有时候恨自己身有残疾,什么都做不了。孩子爸爸要去做工,家里里里外外全靠着两

个孩子。”

陈永娇说,每次看到医生给阳阳换药,她都会偷偷地掉眼泪,“孩子有两次晚上疼得晕过去,我当时恨不得能替他受这个罪。”陈永娇指了指坐在一边的李海堂,“他也哭,但不敢让孩子看见。”记者看到这个50多岁的男人脸上,写满了深深的无奈和沧桑。